

人
与
岁
月



命运变奏曲

我的个人当代史

范亦豪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与岁月

命运变奏曲

我的个人当代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范亦豪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10283-9

I. ①命… II. ①范…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392号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7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5 插页2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83-9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

朱 正

我常常劝人写自传,写回忆录,为我们这时代留下一份证词。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典型。各人把各人的经历和遭遇写下来,就是多卷本当代史中的一卷。我的朋友范亦豪教授和我不约而同,也是这样想的,他在这本回忆录《命运变奏曲》的“小引”中说得好:“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在劫难逃。不愿再遭劫的中国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然而,即使是不作伪的信史大约也只能是个骨架,个人史才是使它丰满起来的血肉,有血有肉的历史,它就活了。”

《命运变奏曲》从他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写起。入学不久,就遇到了反胡风事件、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这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在这本书里,都从一个大学生的视角作出了反映。作者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投入脱胎换骨的改造之中,先是在北京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在这里遇到了“大跃进”。接着又发往青海的祁连山里,在这里赶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遇到的一些事情,一般历史书未必会写的吧。例如,“1958年民族地区搞了‘民主改革’,关闭了所有的寺院,大小僧人一律还俗”。这事就好像没有在正史上见到过记载。作者在祁连山上放牦牛的时候,一天,民族师范送来一个六十上下的老者住到他住的窝棚里。这个老人就是一位还俗的活佛。

像“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在一些历史书上是有一点记载的，可是总不能详细。那时人们饥饿到什么程度，这本书里有一点生动的记载：

第一次看到饥饿的形象一面是在兰州火车站转车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分到青海的同学正等着转车去西宁。饿了，就拿出各自从学校带来的干馒头吃起来。突然，有位女同学手里的馒头被身后飞来的一只手打落在地上。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扑倒地上抓起那个馒头来。

他并不想逃走，大概也没有力气逃走，反倒一翻身坐在了墙根，捧起馒头拼命往嘴里塞。在吃之前他使劲往馒头上吐了几口唾沫，这就告诉你，就是你把馒头抢回去也不能吃了。这个孩子勾着头缩在那里，破烂的衣裳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两只干瘦的手上满是垢痂。他在大口大口吞咽着已经发干的馒头，力争在挨揍之前把馒头吞进肚子里，至于皮肉受苦他看上去早已豁出去了。

那时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书中记下了一个今天可以当作笑话讲的掌故：

那是1962年初，大饥荒还没完全过去，市场上很难买到日常需要的东西。今天翻出那张发黄发脆的结婚证书，在背面还能看见，写着“水壶一把”，那是为结婚的人特批的。它给我们的结婚打上了时代的纪念。

1967年2月23日在西宁发生的死伤三百多人的流血惨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大事，在当年长沙街头张贴的大字报里，记得还看到过毛泽东关于此事的批示。（今天我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没



有找到这个批示,莫非我记忆有误吗?)这一历史事件在这本书里有一点记载:“1967年2月23日部队包围了西宁的青海日报社,用机枪屠杀了群众组织‘八·一八’队员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随后宣布‘八·一八’为反动组织。手无寸铁的群众挥舞着小红本,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开枪的是‘人民子弟兵’,让人震惊,让人无法理解。我的一个女学生参加了‘八·一八’,就在流血的现场,目睹了惨象,自己又被逮捕,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未婚,四十多岁就离开人世。”

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写北京师范大学的反右派斗争。书中细细写了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特别是他本人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这里就不摘引了。这里只讲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历史系讲师刘蓬,和那些右派学生一起在农场劳动了许多年。到了1979年春天他回到北师大交涉改正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农场是因为五八年学校精简下放一批教师,政治条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学或外省市,当时决定刘蓬到内蒙。他不愿意,说宁愿去劳动,于是弄到西郊农场。既然到了右派圈里,这里的干部自然认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误以为划成了老右。二十二年过去,才查清缘由,这才真是错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为原来就不是,所以反倒没了办法。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一切措施,他都沾不上边!把堂堂一位大学教师的政治生命视同儿戏,倒也如实反映出了反右派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的性质。

作者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思考了二十二年,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经过很久很久的苦思,我开始了悟,我告诉自己:不是你犯了错误,而是“犯了正确”;不是对方误解了你,是你“误解”了对方。你错把对方理想化了。你以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要有自

己的思想,要说自己的话。错!领袖的思想、领袖的语言是你唯一的选择!这是维护专政的需要。你犯了大忌,怎能不整?

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

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我为自己当了一个正直的右派而自豪!

是的,我们这些过来人回顾往事,确实感觉到这顶右派帽子对自己起了保护的作用。我们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可是同时也就免除了写那些胡说八道的遵命文学的义务;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明令禁止我们参加群众组织、参加运动,这也就免除了我们充当帮凶、充当打手、充当炮灰的可能。在一九五七年当时,怎么能够预见到这得失呢。大约是在一九八七年,亡友刘宾雁兄到了长沙,他对我说:如果反右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话,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命运,就是当一名右派分子。他这话说得真好,我老是记着。

这一本回忆录最动人的部分,我以为是写作者和他妻子王世巧的爱情。他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在反右派斗争中,王世巧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她始终不渝给恋人以极大的支持,终成眷属。乘这作序的机会,我愿意向她致以一个右派分子的敬意。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于长沙

小 引

岁月时快时慢，或有情或无情，或顺畅或艰涩曲折地辗过去，我已经活过了四分之三世纪，正朝着八十岁一步一步靠进。

盘点这一生，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令人艳羡的财富，没有名车，没有豪宅，属于我的最钟爱的财富是记忆。我在二十岁那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幸荣获“极右分子”的桂冠，一夜之间从幼稚、热诚的革命青年忽然变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这就给了我一个可贵的机缘，让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伴着时代的沧桑，亲身体验了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诡诞的变化。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用一辈子的苦与乐、汗水和泪水、屈辱和自尊、摧残与坚守换来的。

失掉什么也别失掉记忆。我这个“三无后”，用自己漫长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见证了人性的美与丑，见证了纯洁爱情的伟大和美丽，这些记忆比什么都贵重。

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在劫难逃。不愿再遭劫的中国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然而，即使是不作伪的信史大约也只能是个骨架，个人史才是使它丰满起来的血肉，有血有肉的历史，它就活了。

我心里清楚，记忆力完全衰退的日子正在逼近，我必须赶紧抢救，

赶紧写下来。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过：写下的就是永恒。我的个人史不过是一条小溪，如果能和千万条涓涓细流一起汇入正史的大河，它将永不干涸。这是我最期望的。

那么，就开始吧——

目 录

序…………朱 正 1

小 引…………1

第一章 学府记忆…………3

一 被梦想牵引…………3

二 天堂的日子…………7

三 爱的挑战…………10

四 误涉政治…………16

五 肃反风暴…………20

六 心灵的绿洲…………26

七 头脑的颠覆…………28

八 入党辩论会…………32

九 整风第一波——何穆事件…………36

十 肃反论坛和“主帅”…………40

十一 对反右说“不”…………46

第二章 乡野记忆…………50

十二 早春的凄冷中…………50

十三 河泥与葱油饼…………55

十四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57
十五	难友们·····	59
十六	“三面红旗万岁”·····	71
十七	大地·····	77
十八	爱,转入地下·····	81
十九	幽会的滋味·····	84
二十	亿万人民,拥抱起来·····	88
二十一	那纯洁的时刻·····	89
二十二	淘粪在鼓楼近旁·····	91
第三章 大山记忆·····		97
二十三	大山的第一课·····	97
二十四	饥饿的学校·····	101
二十五	大山、牦牛、老鼠·····	107
二十六	最洁白的婚纱·····	117
二十七	可怕的见面礼·····	121
二十八	樵如是说·····	124
二十九	我有了一个家·····	127
三十	杜甫给我招了祸·····	132
三十一	你承担了太多·····	135
三十二	桑麻来·····	140
三十三	造反团·····	143
三十四	“无寿无疆”·····	147
三十五	会扎针的主任·····	148
三十六	山中右派的命运种种·····	150
三十七	告别大山·····	158
第四章 重生记忆·····		165



三十八	噩梦醒来日已偏·····	165
三十九	想起右字号的师长们·····	169
四十	一顶好帽子·····	173
四十一	邂逅癌症(上)·····	177
四十二	夙愿的放弃·····	183
四十三	我想起了《过客》·····	188
四十四	放心吧,我不会走·····	195
四十五	邂逅癌症(下)·····	201
四十六	又一次与大难擦肩·····	205
四十七	我和老舍的缘·····	211
四十八	幸运之最·····	222
终篇絮语·····		228

小 引

岁月时快时慢，或有情或无情，或顺畅或艰涩曲折地辗过去，我已经活过了四分之三世纪，正朝着八十岁一步一步靠近。

盘点这一生，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令人艳羡的财富，没有名车，没有豪宅，属于我的最钟爱的财富是记忆。我在二十岁那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幸荣获“极右分子”的桂冠，一夜之间从幼稚、热诚的革命青年忽然变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这就给了我一个可贵的机缘，让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伴着时代的沧桑，亲身体验了从人到“鬼”又从“鬼”到人的诡诞的变化。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用一辈子的苦与乐、汗水和泪水、屈辱和自尊、摧残与坚守换来的。

失掉什么也别失掉记忆。我这个“二零后”，用自己漫长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和曲折，见证了人性的美与丑，见证了纯洁爱情的伟大和美丽，这些记忆比什么都贵重。

西哲有云：人若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将在劫难逃。不愿再遭劫的中国人尤其需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真实的历史。然而，即使是不作伪的信史大约也只能是个骨架，个人史才是使它丰满起来的血肉，有血有肉的历史，它就活了。

我心里清楚，记忆力完全衰退的日子正在逼近，我必须赶紧抢救，

赶紧写下来。

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过：写下的就是永恒。我的个人史不过是一条小溪，如果能和千万条涓涓细流一起汇入正史的大河，它将永不干涸。这是我最期望的。

那么，就开始吧——

第一章 学府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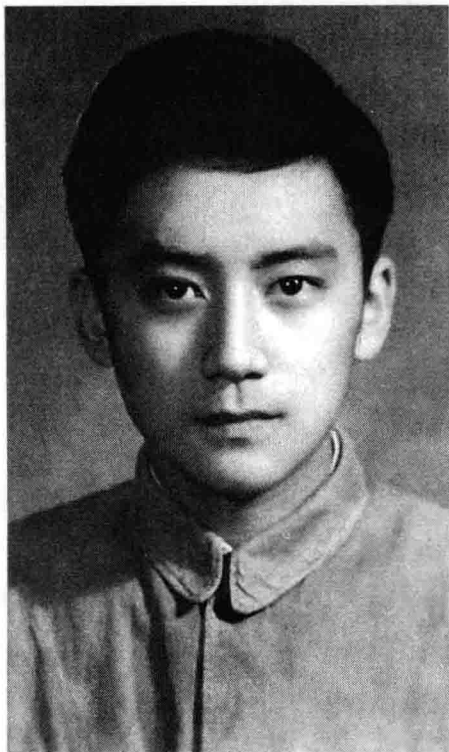
一 被梦想牵引

高中毕业时的我

记忆是有灵性的，它常常拉着我的手，沿着老北京的城墙巡游。过了前门，往西是再熟悉不过的和平门。和平门的南边就是那曾经把我的心捂得最热乎的地方——树木葱郁的北京师范大学老校园。

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却又好像并不那么遥远。那是1953年的初秋，北师大刚刚开始一年一度迎新的日子。我，一名中文系的新生，从天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自己扛着行李，急不可待地前来报到。

从小眷恋的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想早一天走进这个新家，开始新的生活。当时的我觉得这一天将是我一生从事的神圣事业的开始，我在希





我的父亲母亲在五十年代

望的天幕上描画着未来一幅幅美妙的图画。那几年有一部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在中国家喻户晓，我要走的是她的路。但她是走在俄罗斯风雪的路上，面对的是沙皇的专制，而我们这里已是黎明，在人民当家的中国，我们的未来只有一片光明，这还有什么说的！

回想起三年前刚刚进入南开中学高中的情形，我忍不住想笑。那天，第一次入住学生宿舍，是母亲送我去的。她给床板打了一阵DDT——怕有臭虫，然后铺好了铺盖，都替我安

顿好了，才带着多少个不放心地离开。同室的同学看了大概都在暗笑。站在一边一直插不上手的我，对母亲把给我的娇宠这样公开地展览，也有点不好意思。而今天，虽然我还不满十七岁，但觉得自己已经大了，是独立的年轻人了，我一个人来报到和家里连商量都没商量。

我上南开中学的时候，杰出教育家张伯苓的南开中学已经成为过去，虽然他留下了一批在教学上出类拔萃的老教师，但学校的重心已转向政治，政治气氛之浓前所未有的。南开已经成了改造年轻人思想的大学校，它按同一的模式，按照统一的价值标准塑造着每个学生，而且相当厉